

新加坡共和國成立以來的

華文文藝

謝克

「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的主編李廷輝在「總序」上說：

「凡有『選擇』都必定有偏見，所以當我們一開始編纂這套書的時候，我們就定下了幾個基本原則：(一)時間是從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五年爲止；(二)凡是不以新、馬爲寫作背景的作品，一概不收；(三)凡是達到相當藝術水準的作品，必須輯錄；(四)不講究思想派別。」

這個選稿原則無可非議，可是，當我把整套「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看完之後，却發現很多發表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間，以新、馬爲寫作背景，達到相當藝術水準的作品，並沒有被編選進「新馬華文文學大系」裏；如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出版了小說集「藍蝴蝶」、一九五七年三月出版了散文集「黑白集」的曾希邦，一九五七年二月出版了小說集「黑色的牢門」、一九五八年七月出版了小說集「出路」的雲里風，一九五七年五月出版了小說集「老街場的寡婦」的光華，一九五七年八月出版了中篇小說「掙扎」、一九六二年一月出版了小說集「陰影」的黃山（黛丁），一九六二年二月出版了小說集「生命的航程」的梅拉，一九五六年十月出版了小說散文集「歡呼的日子」、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出版了散文集「征旅集」、一九六〇年八月出版了小說集「伙伴」的麥青，一九五八年一月出版了小說集「懷疑」、一九六〇年三月出版了小說集「夜來風雨聲」、一九六三年一月出版了中篇小說「生活的鞭子」的謝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出版了短篇小說「呵，我是青年了！」、一九六一年四月出版了短篇小說「綠色的藤葉」的宋雅，一九六〇年九月出版了小說集「芭野上的春天」的

丁冰，一九六二年五月出版了小說集「頭家的健忘」的史立恆，一九五七年三月出版了雜文集「黃花集」、一九五八年一月出版了散文集「踏青散草」、一九五九年八月出版了雜文集「黑夜無題草」的李冰人，一九五八年七月出版了小說集「魯素英」、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出版了小說集「女記者」的巍萌，一九六二年四月出版了小說集「牛車水之窗」、一九六四年六月出版了中篇小說「牴牾」的黃叔麟，一九六二年四月出版了散文集「停晷集」的葉冠復，一九六二年五月出版了散文集「椰林短曲」的以今，一九六一年二月出版了中篇小說「殘夢」的丁之屏，一九五九年八月出版了小說集「春暖」的姜凌，一九六一年九月出版了評論集「文藝界五年」、一九六四年六月出版了「文藝雜話」的方修（觀止），五十年代在新報的副刊「新園」及「行動周刊」以老錫、洛夫、黑丑等筆名發表了很多短篇小說的吳錫，在南方晚報的「綠洲」和星洲日報的「晨星」寫了不少散文的饒柏華（汀上黑），在新報的副刊「新園」以胡圖的筆名發表了相當多新詩的黃科梅，還有姚紫（黃槐、賀斧）、慕君、文丁、駱賓路、葉兒家（鍾文荅）、林源河、汀上白等人的作品，都沒有被選進「大系」，而有些作者的作品却選了很多，例如「新馬華文文學大系」「散文」(一)、「散文」(二)、「史料」(一)、「戲劇」的編者趙戎，在「小說」(一)、「散文」(一)、「史料」(一)、「戲劇」四冊中，就有他的作品，其中理論十一篇，佔一〇三頁，小說四篇，佔四十七頁，散文兩篇，佔四頁，史料一篇，佔十四頁，連同「散文」(一)、「散文」(二)、「戲劇」的導論及「史料」的序例，總共佔了二百二十多頁，約二十多萬字。另外一位編者苗秀的作品，也佔了一百七十多頁，而馬來西亞作家韋暈的散文和小說，却佔了一百五十頁，三個人的作品合起來，所佔的篇幅，等於「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第二冊「散文」(一)和第三冊「散文」(二)的一本半。

不錯，趙戎、苗秀和韋暈，過去都寫了很多作品，他們的作品是應該選入「大系」的。

但是，我和文藝界的朋友有同樣的感覺：這三位作者的作品是選多了一些，尤其是苗秀的長篇小說「火浪」、趙戎的長篇小說「馬六甲海峽」、韋暈的長篇小說「淺灘」的摘錄，更是沒有必要。因為這三部長篇小說，目前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各地的書局都有存書，如果讀者想看，是不難買到的。要是能够把這三部長篇小說的摘錄所佔的六七十頁的篇幅讓出來，容納一些應該選入「大系」却没有被選的作品，這套「大系」不是顯得更完整，而編纂「大系」的工作也更有意義嗎？

令人感到驚奇的是，以多（趙戎）一九七〇年六月十六日寫的「戰後馬華小說底收穫」，和邱子浩一九六九年寫的「漫談南馬文藝界」，竟在「大系」第八冊「史料」的「歷史性文錄」裏出現。難道編者忘記這是不符合「大系」的編委會所定下的只收「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五年的作品」的選稿原則的？

而在「史料」的「副刊錄目」中，我們只看到南僑日報的「文藝」、南方晚報的「綠洲」、南洋商報的「世紀路」、星檳日報的「星藝」、光華日報的「銀星」與「海天」，却找不到在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初期對新馬華文文藝界有極大影響的已故作家杏影編的南洋商報文藝副刊「文風」的名字。如果說「文風」出版的期數太多，沒有足够的版位可以容納，大家沒有話講，要是認為「文風」沒有代表性而不錄，就有人要說編者有偏見，對「新馬華文文學大系」所輯錄的資料的可靠性表示懷疑了。

儘管「新馬華文文學大系」存在着不少的缺點，但在沒有更完整的戰後新馬華文文學大系出現之前，還是有它的參考價值的。

十年來，新加坡作家的文藝作品單行本，也出版了不少。

散文和雜文集最多，七十四本：「愛的心語」（李建）、「溪」（陳世能）、「鐵檻裏

的春天」(周祭)、「玫瑰與火」(苗芒)、「文學與生活」(苗秀)、「南行集」(連士升)、「三餘集」(陳世能)、「永恆的記憶」(林瓊)、「揚塵集」(丁彥)、「文藝蟲集」(陳凡)、「你後悔此生，是不」(易梵)、「人生百態」(一至四集，岳文)、「旅英行脚」(羅思)、「閑情小品」(巫漢明)、「新加坡河畔」(林子夜)、「青鳥集」(鄭子瑜)、「昨夜的雨」(鄭昭榮)、「弗特雜文集」、「海語」(巫漢明)、「事在人爲」(南海客)、「島上雜談」(陳之)、「家裏沒人」(易梵)、「海的歌唱」(符氣南)、「讀書與寫作」(章翰)、「門外雜文」(魯生)、「生活的脚印」(藍玉)、「青燈紅卷」(黃叔麟)、「幸福的圍牆」(林源河)、「英雄的花兒」(彼岸)、「隔靴的搔癢」(曾熾豪)、「踪跡」(周祭)、「生活的悲歌」(曉奔)、「不屈的英靈」(崇漢)、「落霞集」(連士升)、「蒼蠅集」(李向)、「風下雜筆」(林臻)、「揮手集」(易非)、「園邊集」(林錦)、「幸福的期待」(符氣南)、「踢含羞草的日子」(石君)、「展痕」(巫漢明)、「生活的圖照」(巫漢明)、「港內雜話」(陳之)、「俯拾篇」(松台、岳典)、「風暴」(李漢添等)、「長夜集」(方修)、「聽雷集」(谷亮)、「打靶集」(心羣)、「填鴨」(完顏藉)、「點線隨筆」(歹羊)、「五色的噴泉」(周祭)、「星馬散文佳作選集」(南大學術人員協會編)、「蟄居集」(巫漢明)、「沉淪集」(方修)、「女工札記」(羅櫻)、「蠹蟲集」(石皮)、「賣藝人」(箏心)、「里程集」(紀錚)、「難忘的日子」(藍玉)、「夢外集」(陳世能)、「安先生的世界」(英培安)、「輕塵集」(方修)、「我要陽光」(尤琴)、「開弓集」(賀天)、「短刀集」(吳蒙)、「不照鏡子的人」(林一飛)、「磨刀的藝術」(夏文新)、「線外雜筆」(吳蒙)、「走在風砂的路上」(曹毅)、「中國行」(芝青)、「日本行」(芝青)。

(二)